

平凡人生

我的兽医父亲

□俱新超

我不大愿意提起父亲,更别说父亲的职业了。

从小,我就被父亲安放在敞篷三轮车的一角,他命我抓紧车杆,拽住绳线,不准说一句话。山路崎岖,山溪湍悍,他载着我穿行在窄窄的山路上,路两边尽是深沟险壑,不知越过多少沟沟坎坎,才能抵达山上村民家。

他换好胶鞋,挂住听诊器,就直奔村民后院。牛棚不大,无门无窗,密密实实的草帘子吊在牛棚框上,我只匆匆瞥了一眼牛棚,就溜溜地走远了。

蹒跚的老牛喘着粗气,父亲匀速捶打牛的胃部,牛哞哞地叫,顶凄惨,显然牛的胃被杂草塞满,以至不思饮食。父亲将铁具卡在牛的嘴上,柔细的管子通入牛的胃部,细水慢流,牛便大口大口地吐了起来。

黄昏时,我们返程下山,老黄牛呆呆地站在棚中,凝望着父亲,它应该是注视着它的救命恩人,

才站成了永恒。

父亲拉我下山,他身上的酸臭味直涌入我的鼻孔。我不解地问父亲:“爸,牛棚那么脏,我们可以不给牛治病吗?”父亲并没有多说什么,甚至一个表情都没有。偶然间的一喊,我更怨恨他,“快回,回去还要去农户家。”母牛难产,父亲戴着手套,抓住牛犊的后腿,将身体和头一齐拽了出来。母牛强忍分娩之痛,舔着小牛,血淋淋的小牛看得我心里发麻。夏夜,天上缀满耀眼的星星,宛如细碎的流沙铺成的银河,躺在青色的天宇。

大地已悄然沉睡,我躺在村民家的沙滩上静静地睡着,被父亲唤起时,还正做着甜美的梦。这时,我越发生气,只因深夜,我不能躺在柔软的床上,只因我的肚子早已痉挛,饿得咕咕直叫。

父亲开兽医店的第二年,我考上了县里的初中,离家较远,每月只回家一次。记得那年端午,正值暑期,季节带着狂热,顷刻间席卷了整个城市。住校生多么渴望回家,而我,在念家的同时

又提不起一丝回家的热情,每次想到我的父亲,都会停止脚步。班级里大多数孩子的父母或者亲戚都住在县城里,他们隔着栅栏,递来粽子和咸肉,箬叶清雅,糯香四溢,端午属于他们,与我来说,只是个平常的日子。

“超,你爸在校门口等着你呢!”我被班主任老师的声音猛然一惊。

“老师,我爸妈,没有时间来学校。”我懂得我的父亲,便未留存任何期待。

“确实是你爸爸。”老师斩钉截铁地说。

父亲在栅栏外不停眺望,一双布底鞋,白底黑帮,薄薄的皮衣架在身上,更显苍老。我知道,父亲才刚刚出诊完。

“孩儿,孩儿,你大媽包的粽子,她惦记着你。爸给你买了些罐头的,多吃些。”父亲慌慌地说着。临走时,隔着马路,他高喊着:“这个月记得回家一趟。”我的母亲已经去世,大媽时常宰羊杀猪,“强逼”着我吃下去,在她心里,我就是她的儿子。回

到教室,我捧着粽子和罐头,迟迟下不去口,我怕失去这迟来已久的关心。

月底,我乘大巴返回家中。听大妈说父亲去他县已足足两个星期,回来的日子尚且不定。偶有村民来家里拿药,我便学起父亲的样子,成了父亲的影子。小院中空空荡荡,潮湿的砖缝中滋生出隐约的青苔,突然,有种落寞和孤寂袭上心头。初中三年,与父亲打交道的日子少之又少,我将所有时间浇灌在学业上,父亲则将自己献给了“乡村老牛”。

大妈曾说:“你父亲都是为了你。”后来,我走向工作岗位,方才明白,父亲像一头老黄牛般,夜以继日地奔波在路上,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的儿子。

如今,更多的时候,我都会和父亲说说自己的事情,讲讲自己的小院,那里有瞭了一院子的竹笋,棉被和坦露了许久的炽热的心,那里面,有我的温度,有他的温度,那是一辈子相依的温度。



树叶的使命

□彭海玲

有人喜欢万紫千红的花朵,而我喜欢低调的树叶。

千姿百媚,欣欣向荣的花朵不是不好,却有一种不易亲近的派头。大抵,娇媚之物,总带着点“骄横”的个性。

而树叶,从来没有受到过人们的赞扬。一棵棵树在城市的街角静静伫立,为人们净化着空气,用身躯托托着花朵。无论春夏秋冬,默默无闻地为人们奉献着一抹绿意。

绿色,是树叶的底色。相比于万紫千红,绿是一种再普通不过的颜色。然而,正是这一种朴素的颜色,成就了树叶的基调。

有绿色,才有生机,才有朝气。春季,它努力生长。无条件地映衬着花朵,让花朵更好地展现着自己的美丽。风来不语,雨来承受,阳光静美,花朵独占,而树叶,似乎一直不受人们待见。不知人们在欣赏花朵的同时,又是否为一叶片停留呢?哪怕只是片刻的时间。

夏季,木叶已成帷。树叶成群结队,与树干一起密密麻麻地织成了一把绿意盈盈的大伞。田间地头劳作的农人回来时,也会在树下歇息片刻——这久违了的凉意,是树木,是绿叶的恩惠。

秋季,草枯木黄,树叶静静地走向了另一种色泽。一片金黄,是大地最喜悦的模样。果木成熟,空气里飘荡着甜甜的味道。而树叶,曾几何时是何等活力四射,却在秋风瑟瑟里走向了凋零。“零落成泥碾作尘”是它不改的宿命,而它带着“化作春泥更护花”的执着,去滋养着来年的春草和花朵。

寒冬里,大地光秃秃的,早已看不到树叶的影子。不知人们在欣赏梦幻的雪景时,是否注意到树叶已经悄悄地与泥土融为一体,成了下一个春天的源泉和力量呢?然而,还是有一些树木,令人汗颜——诸如松、竹、梅,作为“岁寒三友”的成员,它们也确实带着一种“桀骜不驯”的派头,四季常青,皆有活力。而这种气息是从它们骨子里就带着的秉性,“君子人格”是也。

人们驻足的,往往是一树花开。又有谁会停下来,关注一片树叶的生死病呢?

不知在枝头最先孕育的一片树叶和在枝头最后零落的一片树叶,是何种心境面对生命的呢?也许,最先醒来的树叶,是对生命有着诸多憧憬的,蓬勃、葱茏,尽所有力气长成参天大树;也许,最后一片落下的树叶,是孤独和无奈的,见过了太多树叶的“悲欢离合”,但也抵不过命运的种种安排。

那么,树叶的意义究竟在哪里呢?或许,只在于奉献与成全。

在平凡的生活里,更是有不少朴素的人们,正在默默地完成着“叶”的使命。大街上,放眼望去,整条宽阔干净的马路,没有尘土飞扬,也没有让人烦心的垃圾,而这一切都要归功于清洁工;在贫困的山区,有不少大学毕业生选择前去支教,甘愿用自己所学奉献一代又一代的学生,这也是“叶”的身影;那些城市楼群的“蜘蛛人”,更是身体力行地演绎着“叶”的担当,安装空调外机、擦拭高空玻璃,只为我们生活得舒适安逸;对了,我还曾见过那些正在高高的电线杆上工作的电工,一整天都在上边不停地忙活……“叶”的身影,实在是太多了,不可胜数。

不必羡慕花朵的绚烂和花开的美丽,在树叶的光影里,也同样能感受和领略生活、生命的真谛。

红紫相倚醉春秋;
缕缕清甜心底溶,
虽无花香四名扬。

听完这位文友的诗歌后,我回头四下一望,只见文友面前都摆放着满满的一篮子桑葚。正待大家要离园付款时,那位女园主道:“各位老师朋友,今天承蒙大家赏脸来我的桑果园采风、采桑,无以回报,大家采撷的桑葚就当是我送给大家采风活动的慰问品!不过,大家都是文朋诗友,还需要大家用手中的笔,记述这次文友盛集。欢迎大家有空再来桑园采风!”

文友们的声“好!”字惊扰了我,也打断了我的回忆。原来是一文友被桑园的美丽景色所感染,此刻他正在朗读他的诗作《题桑园》:一树桑葚满枝头,



有情有义的阿汪

□王原昌

天公不作美,我看到了麦收时节,受连阴雨灾害的影响,麦穗面临发芽霉变境况。蔡家坡村民惶恐不安,生怕一年的辛苦付之东流。

村民阿汪正在院落里给收割机检修,村主任进来说:“听说你要先南后北一路收割,今年情况特殊,先把村里的麦子收完再出去吧!”

“那不行,我去年买的收割机还没有回本。再说咱村麦田少量积水,收割起来废机器废成本。”

“你是村里唯一有收割机的,乡里乡亲的,还按去年的收费标准。另外,你的三间宅基地我去乡上催催,尽快给办下来。”

“好,一言为定。后天开始晴几天,我给咱村挨家挨户收割。”阿汪说。

天晴了,村主任陪同阿汪收割麦子。给村民黑娃收割完,阿汪收了钱,却一脸恼怒:“黑娃,你把我当傻子吗?你家六口人,给我五亩地的钱合适吗?你算算,咱村每个人九分地,你该给我多少钱?”

黑娃嘟囔道:“这么生分,一两盒烟的钱都要,做事太无情无义。”阿汪不乐意:“我吃力不讨好,如果每家都少收钱,我买收割机干什么?”

给村民二狗收割完,二狗拒绝给钱:“阿汪,你这人就是个小心眼,和我前几年下棋起了争执不说话。你看看给我收割的麦子,麦茬提的比别人高,纯属报复心理,我怎么夏耕?”

阿汪恼羞成怒:“想赖账吗?咋不说你地里的积水比别人高?少给我一分钱我把麦粒倒沟里,信不信?”

村主任连忙打圆场说:“二狗,把钱给阿汪吧。等地干了,我找人帮你把麦茬粉碎掉。”

收割机前围拢着急于收割麦子的村民,阿汪看见了愁眉苦脸的王大爷,心生怜悯,想要先给他收割。他知道王大爷承包了村里20亩地,儿子在外工作不能回家。

王大爷拉着村主任的手说:“麦熟一响,今个儿我的妻子是最佳收割时机,过两天还有雨呀,迟了麦子发芽减产啊!”

众人议论纷纷:“你的妻子是麦子,别人的妻子是什么?一定要按顺序收割。”

村主任说:“王大爷儿子不能回家帮忙夏收,考虑他一个人年老体弱,就优先收割吧!他爱庄稼如命,如果不能给他按时颗粒归仓,那简直就是从他身上割肉。”说完,村主任向众人抱拳致敬。

阿汪说:“大家放心,赶在下次连阴雨之前,我连夜作战,一定为大家抢收完。”

几小时后,王大爷看着一片金黄色的麦茬,笑意写在脸上。他给儿子打电话,突然情绪失控,老泪纵横:“儿子,你在医院好好养伤,别担心,咱家麦子在乡亲们的帮忙下顺利收割完了。”

众人一脸惊愕,忙问缘由。

王大爷递给阿汪1600元钱和两瓶啤酒说:“你是个好人,收下吧!你们都知道,我儿子是消防员,哪料到他上个月在楼房救火中烧伤,还几次打电话给我,为不能回来夏收自责。”

阿汪说:“您儿子是消防英雄,钱我绝对不能收,啤酒我收下了。”

村主任连忙招呼乡亲们把王大爷的麦粒送回家,然后竖起大拇指说:“咱村一定要弘扬扶危济困、乐善好施的美德。向英勇无畏的消防员致敬,给有情有义的阿汪点赞。”

人间百态

爱如清泉涓涓流

□杨卫星

我平生第一次做手术,先是躺在手术车上,被一个身材瘦小的医生推进了等待室。前一分钟,我还笑着安慰女儿说:“等手术出来,我还要吃小笼包呢!”后一分钟,我躺在手术车上,焦躁不安地看着苍白的天花板,猜想着手术结果。

等待室和手术室只有半墙之隔,两间房子相通。我躺在手术车上,能够清晰地听见隔壁医生做手术发出的声响。

氛围太压抑了,我的心怦怦乱跳,心烦意乱地侧着头,竟然发现等待室的窗帘是拉开的。隔着玻璃窗子,我看见妻子和女儿了。她们在家属等待区的墙角拐弯处,妻子强装出微笑,与其说是笑,不如说是哭,让人揪心难受。女儿察觉到我注视着她们,赶忙从食品袋里掏出一个小笼包,朝着我的方向递了过来。

傻孩子啊,进了手术室就是生死两部门,我做完手术还能吃得进去吗?

人在手术前,思维格外敏感和活跃。遥望妻子和女儿的那一刻,我突然有了内心觉醒的喜悦:原来,我们一家人朝夕相处的日子,竟然如此弥足珍贵!愿天长地久,美满相伴,爱如清泉涓涓流。这种感觉驱散了恐惧,一路狂风闪电般地打通了我的每一根神经。我窃喜,升腾起的满足感和幸福

那年,已经立夏了,可是暮春的气息还没有走远。雨淅淅沥沥下了一天,斜风细雨中夹杂着丝丝凉意。

傍晚时分,我忽然发现书房外的窗台上站着一只小鸽子,在风雨中瑟瑟发抖,无助地四处张望着。

我很好奇,窗前安装着防护栏,这只小鸽子为什么脱离了母亲的怀抱,又是怎么从防护栏飞进来的?顾不得想那么多,看着它在风雨中可怜的样子,我想把它请进来暖和暖和。

怕惊着它,我轻轻地打开窗子,伸出胳膊去抓它。没想到小鸽子居然一动不动,根本没有要飞走的意思。我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在手上,它温顺地卧在了我的手心里。

仔细端详,小鸽子的翅膀和尾部长着还未丰满的黑、灰色羽毛,湿漉漉贴在身上,显得瘦骨嶙峋。圆溜溜的眼睛下,特别突出的是红褐色的小尖嘴和两条细长的红腿。

我从来没有和鸽子这么亲密接触过,在我眼里,鸽子是天空的精灵。面对它,我瞬间生出无尽的怜爱。我找了个小纸盒,把它放在里面,抓了把小米给它,又用小碗装了点水放进纸盒里,仔细观察着。

一开始,不知道什么原因,小鸽子对眼前的食物一点都不感兴趣,不吃也不喝。我心想它

浅浅的凹坑,葵花子形,比周围的肤色稍重。这块伤疤已烙在我的右前臂上三十多年了。

十岁那年的一个夏日下午,我与小伙伴拿着镰刀,挎着篮子去割草。

青草茂密,镰刀锋利,二者合奏出“刷刷刷”的乐曲。不一会儿,篮子就被塞得结结实实。挎着沉甸甸的篮子急匆匆往家赶,因为还得再割一篮才算完成任务。

有个小伙伴骑着自行车,他用化肥袋子装的草,袋子就绑在自行车后座上。为了和我们一起回家,他骑得很慢很慢。大家边走边聊天,丝毫没有劳动后的疲惫感。

走到一个小土坡时,骑自行车的小伙伴让推他一把。我右手挎着篮子,只好用拿着镰刀的左手去推。意外就在此时发生了:由于弯腰推车时用力过猛,重心前移,我“扑通”一声趴在了地上,只觉右前臂火辣辣地疼。

小伙伴七手八脚地把我搀起来时,都被吓呆了:我的右前臂约三分之一处硬生生地被镰刀割

一个星期六的上午,我和爱人及几位文友,应约来到朋友的桑果园。当我们到来时,朋友说已恭候我们多时了。随后,她发给我们每人一只篮子,带领我们进入桑果园。

只见这桑果园里一派丰收的景象:一棵棵桑树像一柄柄绿伞,向天空伸展着茂盛浓郁的绿叶,树上结满了青中夹白、白中带红、红得发紫、紫中透亮的桑葚,密密麻麻如满天星似的缀满了苍翠的枝叶间。看着满树桑葚,我的思绪不禁被带回到童年时村边的那几棵歪脖大桑树

小时候,由于人们大都比较贫困,也很少买水果之类的东西,因此桑葚、杏、桃、李子、梨、枣等果品,便成了我和小伙伴们夏、秋季里最好的食品。每年的四五月份是桑葚成熟的季节,我和小伙伴们便来到桑树林间寻机偷食桑葚。

此时夏风徐徐,一棵棵巨大的桑树像一顶顶绿伞般遮天蔽日,桑叶下一颗颗桑葚像黑紫

与鸽子为邻

□李淑俐

福感,以至于整个手术中心情都保持着平静。

我做的是微创手术,半麻醉状态下能够清楚地看见医护人员身穿绿衣,头戴蓝帽,有条不紊地工作着。手术室里摆放着各种刀、剪以及明晃晃的医疗器械,气氛极其肃穆。

医生告诉我:“现在给您打麻药,不疼。”我点了点头。紧接着,下身像被枣刺刺猛扎了一下。过了一会,又是一阵痒痒,我轻轻地动了一下腿部,感觉身子下面是黏糊的,估计是医生在我身上划开口子流出来的鲜血。医护人员察觉我的表情有异样,轻声细语地安慰:“手术有点疼痛,坚持一会就好了。”

我苦涩地笑了笑说:“坚持,是中老年人的必修课。”右侧站着的年轻女护士,仿佛猜透了我的心思,轻轻地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,柔和地说:“一会儿就好,为了你的妻子、女儿,还有年迈的老母亲,我们共同坚持。”这正是我窝里的牵挂啊,那一颤,强忍的眼泪不知不觉地流了出来。那一刻,我

伤疤

□赵秀坡

可能是害怕吧,就离它远远地站着。过了大概十几分钟,小鸽子见我并没有恶意,终于低下头啄起小米来。

啄一阵,它抬头看一下,吃饱后,嘴还在纸盒上蹭了蹭。这时,它身上的羽毛也干了,抖了抖,向我“咕咕”叫了两声。我担心它满屋乱飞,就把纸盒盖住,只留了个缝隙,等雨停了,把它放在了外面的窗台上。

小鸽子在盒子里养了几天。有一天中午,我无意中发现对面楼房顶上有两只鸽子站在房檐边上,朝着我家书房不停地“咕咕咕”叫着。起先我没理会,直到发现那两只鸽子站了一整天也没离开,我突然意识到是不是小鸽子的妈妈和爸爸来寻找它们的孩子了?

我立刻从纸盒里取出小鸽子,放在手中,把胳膊伸到防护栏外,对它说:“去吧,去找妈妈吧!”小鸽子好像听懂了一样,扑棱着双翅,飞落在了楼顶上,和那两只大鸽子并排站在一起,三只鸽子朝着我“咕咕”地发出愉快的欢

浓浓桑葚情

□铁军

掉一小块肉,血淋淋地耷拉着,马上就要掉下来似的,刺眼的血汩汩直淌。

“快按着!”听到小伙伴提醒,我才用右手紧紧捂住伤口,殷红的鲜血从指缝间流出。骑自行车的小伙伴快速把后座上的袋子扔下,扶我坐上去,带着我快速向门诊所骑去。

“幸亏没割到血管,不然麻烦大了!”医生一边给伤口消毒,一边对我说,“但这块肉保不住了,要扔掉。”

忍着疼痛,我依依不舍地看着医生把那小块肉用夹子扯掉,如废物一样丢到了垃圾桶里,那可是我身体的一部分啊!流血、掉肉,都没能使我挤出一滴眼泪,医生一个劲儿地夸我好样的。

抹了消炎药,缠上纱带,小伙伴把我送回

浓浓桑葚情

□铁军

色玛瑙挂在树枝上,在风中微微颤动,很是诱人。于是,我和小伙伴们便如同八仙过海,各自爬上桑树,挑拣着肥美熟透的桑葚来吃。

这些熟透的桑葚呈暗紫色,浑身透着光亮,我们采摘的时候特别留意轻轻地摘,稍不小心就会把它们捏破了。这种成色的桑葚也是我们小孩子最喜欢吃的,放到嘴里咀嚼,那种感觉好像吃了糖丸似的,美妙无限!

桑葚的甜美更多是品出来的,那是一种带着浓液情感的香甜。此时,我和小伙伴们一边嚼着嘴里的桑葚,一边你看我,我看你,相互笑着对方的滑稽样——桑葚溅出的果汁,把我

确定她就是拯救我们患者的女神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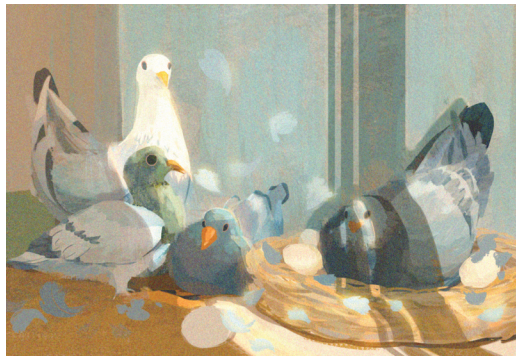
我的脑海里,突然想起了我的女儿,她们年龄一般大小。女儿的声音也是这么甜,像百灵鸟般清脆。我生病那天,她驾驶着私家车赶了回来。我们相隔千里之遥,凌晨三点多,女儿走进家门,第一句话就问:“爸,你这是怎么了?”女孩子生性柔弱,心肠软,话未出口,眼里溢出了泪花。

其实,女儿回来之前,我的疼痛已经缓解了许多,这是老毛病了。病来如山倒,病去如抽丝,十几年反反复复,我已经习惯了。这一次,妻子和女儿坚持让我做手术,我也放弃了自愈的幻想,在妻子和女儿的劝说下,我们连夜动身去大医院治疗。

一路上,女儿驾驶着车,我靠在妻子的肩上,虚弱的身体裹挟着浓浓的亲情,夜沉沉,路远远,偶尔也有业务上的朋友打来电话,五味杂陈,一齐涌上心头。

我的手术很成功。出院那天,我和妻子、女儿一身轻松地走出医院,外面的空气清新,我深深地闻了一下路边的鲜花,淡淡的香味儿瞬间润透身体——真好,健康原来这么珍贵啊!

我记得有位作家说过:“亲情是连着血缘关系的情感,如同涓涓的清泉,清澈而润泽心田。”愿天长地久,爱如清泉涓涓流。



叫声。一会儿工夫,它们就开始相互追逐、相互呢喃。

没过多久,我家的空调外挂机后面成了鸽子的家,我不知道这是不是那天的鸽子一家。每天,它们习惯性地空中盘旋一阵,然后就落到对面楼顶的房檐上,发出悦耳的叫声。

在这个能遮风雨、挡严寒的家里,鸽子开始繁衍后代,不到一年时间,已经有了七八只白色的、灰色的鸽子,它们长大后个个都周身圆润,机灵可爱。

闲暇时,我喜欢站在窗前观赏它们。当鸽子展开双翅飞翔,我的心也跟着它们一起翱翔。

中。只是父母还在地里干农活,他们还不知道他们的二儿子刚刚经历的惊惶。

不知什么时候,我听到“咚咚”的脚步声,父母急匆匆地跑回来了,有人告诉他们我受伤了。一进门,他俩不约而同地问:“孩子,怎么啦?没事吧?”

我若无其事地挥挥缠着白纱带的右手,笑着说:“为了割草,光荣负伤!”

父母紧紧地搂住了我。

轻伤不下火线。过了几天,缠着纱布的我,挎着篮子,拿着镰刀继续去割草。伤口彻底愈合后,形成了一个葵瓜子形状的伤疤。

我常常扬起右手臂,露出那块伤疤,向父母炫耀:“看,我是负过伤的‘割草英雄’。”

结婚后,我向爱人炫耀:“看,我是负过伤的‘割草英雄’。”

女儿长大后,我向她炫耀:“看,老爸是负过伤的‘割草英雄’。”然后,将这块伤疤的光荣历史向女儿娓娓道来……